

唐

文

粹

唐

文

粹

唐文粹卷第七十四

吳興姚鉉纂

記丁

書附總一十七首

堂樓亭閣

號州三堂記

呂溫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西軒記

柳宗元

書宣州疊嶂樓

附獨孤霖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蘭溪縣東峰新亭記

馮宿

燕喜亭記

韓愈

白蘋亭記

李直方

穎亭記

陳寬

二公亭記

歐陽詹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號州三堂記

呂温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螭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螭乎高齋清池其所以晏息乎號州三堂者君子晏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

亦實垂訓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禮棟宇
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頽侈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
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易綺紈鍾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
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扃迴塘屈盤沓島交映溟渤轉於
環堵蓬萊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智及春之日眾木花坼岸鋪
鳥織沈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馨擷奇方舟逶迤樂魚時翻
飄藥雪飛泝松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
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
垂陰於是濯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叢沈沈皓
壁如霜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
之日金飈掃林蒼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弦琴端居
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
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
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凭軒倚楹瑤階如真

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冰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又息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彰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文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爲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

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
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
暑也做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圻而已不加
白碱階用石礪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
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樂天旣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
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
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
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
乎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
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
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蕩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
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
積石嵌空埵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
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煇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

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
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綫懸自簷注砌
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
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峰雪
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縷而言故云甲廬山
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尙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
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
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
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
聊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僻如此一
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
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尙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
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
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

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
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
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爲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濶達志遐遠含和而不假修推誠
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如可離其中甚靜夫求賢達之
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而境或超詣心或獨得飄飄然
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爲大其冥機慎道迹繫心
曠人或未覩吾能知之大厯四年夏乃以俸錢構草堂于郡城之
南求其志也材不斲全其樸牆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冷
含風可以卻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枕倚于高墉
前有芳樹珍卉嬋娟修竹隔闔于中屏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內
而出始若人間其幽邃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奧學潤色其事
階上何有有羣書萬卷階下何有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

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茲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賓賦三十四年于茲矣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觀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寥寥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微吾非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鵠遡清風凌顛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矰繳不能爲患甘芻豐秣羈繫駿驥首冠銛錫身被瓔瓊力方盛也騁於康達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哉今凶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邵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尙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修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帶實窪窅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篠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爲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

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騏驥之馳騁況大江在下
名山當日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頤神遠壽暢其天和浴乎沂
風乎舞雩音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
郡李華云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彤乎夏淒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
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冽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
而下陰陽戒於熾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脇欲燠人之外好
欲軒冕文綵以爲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欲寡慮恬默以爲
泰似若靜且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爲熱者其內室欲虛堂
廣厦以爲清者果反是必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
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
不能煦其形神察外飾文綵不能動且陽而必慊其心內思恬默
不能靜且泰而必汨其志外門淒淒而寒者內室彤彤而熱者其

事窮予三年夏待罪于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
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椽桷破者爲雷削者爲障舊者爲樞篋者爲
纏絡而籠土者爲級橫而格音各空者爲梁方大暑火烘爆雷坼攘
若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運赫赫焰焰如
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卽寂寥虛間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
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室
之寒燠反是果爲妖且災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
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
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
道而革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蘇其
廬而斬其工其能永永以爍予書其辭于壁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爲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
無以爲居寓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

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眾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徒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邪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卽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邪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異上人焉

書宣州疊嶂樓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卑卽阜以垣故於樓爲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正據扉亦雄昉競侈由是繚步逾千方目相瞪則壯邦麗靡之勳慊在第一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峰椽雲雙波屹風暑以澄曉黛噀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冰偏一岸冬以明此概舉爾覩縷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警緒

至越活筵走奏榻彙呼去族譟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憚而敦嚮之
 歷舉四美悉估而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
 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闢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
 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為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
 所謂越譟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
 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
 然也嚮既舉概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戡莫
 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面總而有諸則我無許
 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為然矣郡以谿山著名而谿小負則壘
 嶂之命為宜至於欄干蹋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旨成於新致舉
 之則縷將煩於概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
 月辛亥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

強者覩緬而不發乘險者帖繭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
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
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
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
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
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旣以峭訐矯時之狀
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
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
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涓絜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
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
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
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摩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
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蘖是真築其聰翳其明醒
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

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者也當時骨鯁忠赤遞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于齊魯結構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

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

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為從事日作修閣記並題在閣

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以為當得躬詣太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

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子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乎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甃之故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眾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尙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蘭谿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

馮宿